

# 追怀一位老记者

——石西民同志二十年祭  
张林岚

石西民同志是一位老记者。1937年参加新华日报创办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是重庆新华日报的负责人。解放战争时期是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社通讯社的领导成员。他与新闻工作结缘，其实比这两个报更早，1930年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时，就已奉组织之命担任秘密出版的《红旗日报》通讯员。1936年他担任《申报周刊》编辑，成为公开的新闻工作者，申报馆还派他去做战地记者，发表了多篇战地通讯。今年11月8日，是我国第八个记者节，上海曾举行西民同志二十年祭活动。

我与西民同志是同乡兼同行，是晚辈了。1988年我在新民晚报上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五十年前认识石西民》，写了抗战时期相识经过。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年，现在许多老朋友老同志已不在，有的已白发盈颠，进入垂暮之年，但说起与西民同志的交往、他的音容笑貌，还是鲜明如昨。

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刚进重庆新民报工作，做社会新闻编辑；西民是《新华日报》采访主任。有一天我到他家去拜访他，谈谈我们家乡浙江浦江沦陷几年间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我的思想认识很差、是幼稚的，临别时他说：“新民报是我喜欢的地方，但到底是张闻天报，我希望你能参加新华日报工作。”他笑了一笑，劝我安心在新民报工作，不要好高骛远。他说：“新华日报是党报，不能孤军奋战，需要有许多党外的朋友配合工作，新民报就是这样的朋友之一。你在那里很合适。再说，党尚且要派人到这种地方去工作呢。为什么要离开？”他对新民报的几位主持人，都有正确的评价，如赵超构、浦熙修等人都是党的朋友，党要团结他们，随着革命形势一同前进。我听了他的话，安下心来，在新民报工作了半个多世纪。

西民是当时重庆最活跃的记者。在非常复杂、艰险的斗争环境里，又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与大后方的新闻界、文化界广大进步知识分子联系广泛的人物。他与彭子冈、浦熙修等一同采访、并肩战斗，各报记者经常在浦熙修家和新民报的七星岗采访部交流情况，交换新闻，讨论宣传报道的斗争策略和方式方法，他们聚会之所成了重庆的记者沙龙，也是战斗在第一线的进步记者的指挥所。在他们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记者，形成一支强大的战斗队伍。当时国民党当局设有战时新闻检查所（军委会下有新闻检查局），大小报刊必须每日送审，动辄扣压、删改，以停刊、封门相威胁。各报慑于形势，负责人也不敢发表揭露黑暗，不利于国民党政府的言论、新闻。新华日报首当其冲，大受钳制，“开天窗”，报纸被撕毁，报童被殴打，是常事。有些他们不能刊登、不许刊登、或不便出版的新闻稿，就只能由党报的友军来分担重任，由新民报这样的报纸发布。像政协会议期间的许多揭露国民党阴谋的消息和校场口事件、沧白堂事件的报道，都是经过与报社内外的许多斗争才得以见报的。

我至今还记得，像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中共南方局）秘书李少石遇害事件、妇女运动领袖沈兹九黑夜遭遇狙击事件等稿都是西民同志交给我们刊登在新民报社会新闻版上的。

解放后，他成了我们领导，1955年由中宣部调来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长，后任文教书记，同时负责知识分子工作。60年代一度担任上海局宣传部长。1965年调任文化部副部长，不久，“文革”就开始了。他自己是记者和知识分子出身，很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与知识分子广交朋友，他的心是与知识分子相通的。且不说他在“左”的思潮日益严重的50年代中后期，真心爱护关心知识分子，重用、提拔了大批专家学者，培养出许多中青年艺术家，为贯彻双百方针，做了切实工作。在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保护了不少人才，有口皆碑，知识界至今念念不忘。80年代他已离职，居家养病，我去北京探望时，他还说起，“我在上海那些年，许多工作没有做好。不过我自信还是对得起朋友的。如果换了个人，还不知会怎么样呢。”（如果换了个张春桥呢不堪设想）。

前些日子，我因回乡探亲，曾去浦江北乡石宅，凭吊西民同志旧居。他家在土名“四都”（都，古时区域名，方四十里为一都）。

1928年西民到上海读书，入群治大学附中高中部。次年，经初中的老同学蒋治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党。先后从事工运农运活动，遭国民党通缉。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二度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他才得以第一次回乡探望父母、乡亲和故旧友。这已是1938年的春夏之间，我就是这年认识他的，迄今已有70年了。他毕生从事革命活动，回乡不过三两次，每次逗留一两日。最后一次是1982年春天，不但看了村里的电站、农田水利工程，还去了严州中学与师生见面。他离开故乡时，感慨万分流了眼泪。回京后赋诗记事，有“今生南北多行路，迟暮犹燃赤子心”之语。（二〇〇七年记者节）



查寿兴从事水彩画教学和创作至今已50年了。他与上海老一辈的水彩画家，如李咏森、张充仁、张眉芬、樊明体、雷雨等都有过交往，对他帮助最大的却是何振志。何振志当时是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论研究室主任，她在1981年对查寿兴说的一句话，他至今刻骨铭心。这句话并不是讲水彩画技法的，而是讲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如何进行艺术创作的本质性问题。何振志说：“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画，不必听别人说应该怎么画。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只要你认为这样好，就行了。”查寿兴说当时听了这句话，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在写生过程中可以加进自己的想法，也可以不必和对对象一模一样，更可以画所见、所知、所想”。从此他画水彩，摆脱了被描绘对象束缚的困境，在创作上进入到一个能够自由发挥的艺术境地，于是佳作日滋月益，作品屡屡入选全国水彩画展和全国写生画展。查寿兴也在1986年加入了上海市美术家协会，2000年又被批准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查寿兴崇尚自然，重视写生，作画从来不喜欢画照片，以能在生活中发现美，表现美，传播美为己任。他擅长作水彩风景和静物画，质朴平和，生机盎然，水色融合，清丽动人。从1979年作的《有糕点的

静物》到1989年作的《洁净》、1990年的《牡丹》，其间的变化不只是画风由拘谨转向洒脱，更是画家作画心境的变化，画面中涌动着一股激情，一种能够令人真切感受到的强烈的创作冲动。在风景画上也是如此，《晨曦》中水墨朦胧见江南，《庭院》里细笔勾画繁花似锦。他在2001年作为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美术学院访问学者到该校举办个展时，即兴作水彩写生一幅《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画廊》，用笔简约，奔放酣畅，博得外国同行的好评。近作《小村印象》更以恰到好处的留白、对线条与水渍的巧妙运用，使得画面富有中国水墨绘画的趣味。

于是我想，画册《查寿兴绘画五十年回顾》同名画展将于12月1日在莫干山路大库画廊开幕》的价值所在，便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查寿兴在水彩画艺术上前进的步履印痕，也让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他的水彩画作品多样的艺术面貌，特别是对查寿兴这个人的真正认识。上海正是有了像查寿兴这样的一批水彩画家，才使得享有中国水彩发祥地的上海，在今天还有着水彩画的坚实基础和发展潜力。

查寿兴今年正值七旬，然其画兴不减，前年起又染指油画，不断有作品问世。这使我感到，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永远是忠贞不渝的。



朱国荣

## 水彩人生

静物》到1989年作的《洁净》、1990年的《牡丹》，其间的变化不只是画风由拘谨转向洒脱，更是画家作画心境的变化，画面中涌动着一股激情，一种能够令人真切感受到的强烈的创作冲动。在风景画上也是如此，《晨曦》中水墨朦胧见江南，《庭院》里细笔勾画繁花似锦。他在2001年作为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美术学院访问学者到该校举办个展时，即兴作水彩写生一幅《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画廊》，用笔简约，奔放酣畅，博得外国同行的好评。近作《小村印象》更以恰到好处的留白、对线条与水渍的巧妙运用，使得画面富有中国水墨绘画的趣味。

于是我想，画册《查寿兴绘画五十年回顾》同名画展将于12月1日在莫干山路大库画廊开幕》的价值所在，便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查寿兴在水彩画艺术上前进的步履印痕，也让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他的水彩画作品多样的艺术面貌，特别是对查寿兴这个人的真正认识。上海正是有了像查寿兴这样的一批水彩画家，才使得享有中国水彩发祥地的上海，在今天还有着水彩画的坚实基础和发展潜力。

查寿兴今年正值七旬，然其画兴不减，前年起又染指油画，不断有作品问世。这使我感到，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永远是忠贞不渝的。



婚姻，属人的感情生活，在相互的感情上更需有一个积累发展过程。“情感快餐”，固然也有“吃”得对胃口的，但实践表明，绝大多数尝到的却是苦果。天津市有个统计，“一见钟情”的婚姻成功率只有10%。“闪婚”带来了“闪离”现象，离婚率近20年上升了三四倍，有的大城市增加了20倍，以致离婚服务成了一种“产业”。

## “闪婚”不宜

如果说基于瞬间爆发的热情来个“快恋”，这个“快”还情有可愿；但迅即走向“闪婚”，则是不应有的感情冲动和感情冒险了。因为婚姻要比恋爱复杂得多。在婚姻殿堂里，与爱情同时存在的，还有责任、义务与各种各样需要应对的事情。倘若处理不当，就会伤及相互关系。

林语堂在“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中提到，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性别不同、兴趣不同，本来过两种生活的人去共过一种生活。你的时间不能自己做了，出入不能自己做主了，金钱也不是你一人了，连你的身体也不是你一人了，有人要与你共享这一切的权利。倘若婚前没有必要的了解与理解，单凭“一见钟情”的热情，是难于维持与应对的。是故林语堂说：“向来情人都是很易处的，一结婚就吵起架来。”有了了解与理解，“吵”过会和好，缺乏理解的基础，则往往“吵”崩。

上海白领小苏，去年国庆与一位在网上仅认识一个月的女孩结婚，婚后因家务发生矛盾，两不相让，旋即离婚。小苏说：“没想到，婚后会有那么多琐事。倘若时光退回到当初，我肯定不会那么快结婚。”

有比喻说，婚姻好比一架天平，一端放置感情，另一端放置时间，为确保感情的质量，人们通常会增加时间的筹码。随意降低“时间成本”，难保“感情的质量”。“闪婚”在男女关系上，虽然一时能很快地形成绚丽的焰火，但旋即会烟消火灭，走向“闪离”，不仅不能给人生带来那种“但愿人长久”的婚姻幸福，而且会平添许多烦恼与伤感。

上海电视台有个“相约星期六”节目，为单身男女相识相恋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节目中组成“临时家庭”可以“速配”，而要真正成婚，则需要经过一个交往过程。在那里牵手的当事人，当场大多表示“从朋友做起”。这是明智而郑重的。年轻男女在婚前，要有必要的时间相互了解与磨合，确认双方真正是“心心相印”，而非一时冲动时，再步入婚姻殿堂。醉心于“情感快餐”，最后往往会变得像“鸡肋”一样，“吃”得“无味”而又无奈。

自然，婚姻自主，谈婚论嫁是否“速配”，可以悉听尊便，别人无权干涉。然而，为保证婚姻的幸福指数，提醒年轻人要警惕“一见钟情的祸水”，认识到“闪婚”不宜，则是必要的。

## 淡月有痕

任向阳

总想在中秋之夜圆一圆——因为她与人间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啊。今夜，我们没回老家。今夜的明月好象有些孤淡，淡得还是那么圆。团圆之夜，我们少了爸爸，他走了，走远了整整十七天。我们不能让妈妈感到团圆之夜少一人……

于是，月圆之夜，我们不再相聚。缺一人的印象会很深很深，心也会很疼很疼。

月又圆了，人真的缺了。上半夜，密集的短信送来了节日的祝福，在展读之余，我们又怅然有失。再也坐不安稳，便在阳台上凭栏望月。默默地看浮云全消后的夜空，看旷夜月明，看中秋月圆。



牡丹 (中国画) 查寿兴

2006年度，我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听说，过去上海还没有普通职工获得过这样的荣誉。

我是1983年从马钢调到宝钢的，尽管此前我在马钢因为技术革新被评为“马鞍山市新长征突击手”，但当时宝钢的先进装备都是从国外全套引进的，对于我来说，仍然有很大的挑战。为了彻底弄清设备的原理，我开始刻苦学习，自修了电子技术、电气自动化控制、传感器技术、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技术等很多专业知识。

学习为我的技术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年冬季，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突然，炼铁原料生产线上的取料机金属

检测器出问题了。金属检测器主要用于及时发现和排除原料中的钢铁件，确保生产正常运行。没有金属检测器，取料机就不能工作。若不尽快修复，整个生产系统就要停产。我和同事立刻赶到现场。

由于日本厂商不单独提供维修备件，要买就买整套设备，每套金属检测器要人民币27万元，维修资料也就寥寥数行日文字，要修，只能靠自己摸索。那天，大雪纷飞、狂风呼啸，我和同事爬上取料机进行维修，我们不断地爬上爬下，这一修就是三天。虽然我们最终还是侥幸凭运气修好了它。但从那天起，我发誓一定要彻底掌握检测器的

性能，研制出性能更加稳定、优越的“中国制造”！

这一“研制”就是十多年，研究、试验、失败，再研究、试验……多少次自己也记不清了。

终于，我自主研制的“金属检测和自动除铁新技术”诞生了。该项发明创新突破了国内外使用了数十年传统的金属检测和除铁技术，使宝钢烧结工序每年除铁引起的生产系统停机时间为“零”。而且，由新技术制造的自动除铁设备，价格从几十万元下降到十几万元；金属探测装置更是从进口的27

万元下降到2万元。目前，这一系列技术的装置不仅在国内外的钢铁厂被广泛应用，还随外国工程设备配套出口到日本、蒙古、泰国等国家。

宝钢从国外进口的微波铁水液面计，每套要32万美元，价格昂贵。于是，我立即着手进行高炉微波铁水液面计的研发工作。2号高炉大修时，当日本商人知道我们自主研发的试制样机已经成功地在1号高炉试用后，马上把价格降到了17万美元。现在宝钢1号和3号高炉都使用了我研发的装置，每套不到10万美元。现在，我开发的微波铁水液面控制技术，不但可以控制铁水灌装液面，而且还同时可

以替代轨道秤进行铁水灌装的重量控制。这一新技术的诞生，可以为每座高炉节约1000余万元的轨道秤投资，而且还省去了每3个月必须进行一次费时费工的轨道秤校正工作，也使一座高炉同时需要使用的轨道秤和微波铁水液面计的最新技术，成为淘汰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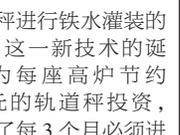
至今，我在项目研究中总共已经产生了28项专利技术。其中，19项场采访为发明专利。我曾获得过上海市发明创造专利奖、第二十届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一等奖及“第四届上海市十大工人发明家”等称号。

子夜既近，朗月西行，月廓瘦了几圈，圆还是圆的，嫣光射得眼睛有些眩。霜华沐身，遥念亲人。西去的爸爸，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赏月了。这时，我想起来了，爸爸的小名叫“月祥”。这是先祖的冀望，也是爸爸的向往。那么，爸爸一定与月亮有缘。

明日请看《让梦想成真》。

## 十日谈

发明记事



美意延年  
张屏山 篆刻